

剪纸的传承

□张琪

儿时的春节，总是在忙碌欢腾中拉开帷幕。记忆里，新泰的年味儿是从街头巷尾弥漫开来的，集市上熙熙攘攘，红彤彤的春联、香甜的楼德煎饼、新泰炒鸡……独特的香味混杂在空气中，瞬间就能将人裹挟进年的怀抱。

在我家，剪纸通常率先登场，奏响新春的第一乐章。奶奶是我心中的剪纸大师，她的双手布满老茧，每一道褶皱都铭刻着生活的艰辛，然而，当这双手握住剪刀，便被注入了神奇魔力。一张再普通不过的红纸，在她的指尖轻盈翻转、挪移，随着剪刀起起落落，灵动逼真的生肖、寓意吉祥的山间花鸟从纸上跃入现实，仿佛新春活力与祈愿都浓缩进了这方寸红纸，散发出家乡泥土的芬芳。

犹记一年春节前夕，我眼巴巴地望着奶奶即将开启的“剪纸大业”，内心的渴望如汹涌澎湃的潮水。我涨红了小脸，怯生生地扯着奶奶的衣角，小声嘟囔着：“奶奶，我也想学剪纸，您教教我吧。”奶奶眼中闪过一丝惊喜，恰似夜空中划过的璀璨流星，转瞬即逝却点亮了整个眼眸，绽放出如春日暖阳般灿烂的笑

容。那笑容里，满是对我的疼爱与期许，仿若春日里的微风，悄然拂过我的心田。

奶奶缓缓站起身，一步一步走向那个老旧得“嘎吱”作响的抽屉。她轻轻拉开抽屉，眼神中满是虔诚与珍视，仿若在开启一个藏有稀世珍宝的匣子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把古朴却依旧锋利的剪刀。刀刃在昏黄灯光下闪烁着微光，似在低语着往昔剪纸岁月的点点滴滴。奶奶又翻找出一张色泽鲜艳、质地柔软得如同丝绸般的红纸，她的手指轻轻抚过纸面，如同在抚摸一件失传已久的宝物，温柔地抚平每一道褶皱。奶奶轻轻将我揽入怀中，暖烘烘的气息瞬间驱散了冬日的寒意，她缓缓把剪刀递到我稚嫩的小手上，用那粗糙却无比温暖的大手稳稳地握住我的小手。刹那间，一股力量自奶奶的掌心涌入我的心中，那是传承的力量，是文化延续的火种。

“乖孩子，咱先从简单的‘福’字开始。”奶奶轻言细语，带着沉稳耐心，似山间溪流淌过耳畔。她带着我，轻柔对折红纸，动作细致精准，再用指甲压出折痕，宛如绘制神秘符文封印祝福。奶奶握着

我的手找准红纸一角，剪刀仿佛被赋予生命，小心翼翼穿梭游走。我清晰感知她手上力度的变化，纸屑簌簌飘落如冬日初雪，轻微“咔嚓”声此起彼伏，奏响新春乐章。

在奶奶的悉心指导下，一个虽歪歪扭扭却饱含心血的“福”字成型。那一刻，屋内昏黄灯光似被注入魔力，将我和奶奶的身影拉长，投射在斑驳墙壁，定格成温馨暖人的画面，深烙我脑海。

或许因初次邂逅太过惊艳，剪纸自此扎根我的心底，成为每年的春节仪式。起初我技艺青涩，只能剪出带锯齿边的“春”字、笨拙小红花，却也涌动着成就感，似握住开启新春之门的钥匙。

年岁渐长，我痴迷剪纸，领悟到其厚重底蕴，它是历经岁月淘洗的非遗瑰宝，承载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我闲暇时间扎进剪纸世界，穿梭旧书摊，翻找泛黄古籍探寻渊源，跟随网络教程与民间艺人“交流”，汲取知识技巧。遇到复杂图案，我便久坐桌前攻克难点，手指磨出硬茧，眼睛酸涩胀痛，可传承之火从未熄灭。

如今每年春节前夕，我都会铺纸、执剪……手法娴熟，剪出威风凛凛的生肖、鲜活灵动的花鸟鱼虫、饱含美好祝愿的主题剪纸，用它们装点门窗，年味儿瞬间满溢。在这一剪一折间，我仿佛看到了奶奶当年的身影，也深知自己正延续着这份珍贵的非遗技艺，让它在岁月长河中熠熠生辉，承载着浓浓的年味儿，代代相传。

随着春节申遗成功的消息传来，华夏大地沉浸在喜悦自豪之中，这意味着春节承载的深厚底蕴、民俗风情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尊重。而剪纸，这一古老而珍贵的非遗技艺，恰似书中最为精妙的插画，用细腻入微的线条勾勒出往昔岁月的绮丽，成为我成长路上难以磨灭的温暖印记，承载着深情，绵延着文化的根脉。

我仿佛看到无数双眼睛透过剪纸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，我深知需延续这份珍贵的非遗技艺，它宛如坚韧纽带，跨越时空串起往昔当下，承载年味儿。我愿倾尽全力，让更多人了解、热爱、传承剪纸艺术，这是我对传统文化的坚守，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。

有一种思念叫想家

□齐洪波

说起家乡，人们都会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。在外时间久了，总会想起家乡。

我生长在山东泰安。泰安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，城北有“五岳独尊”之称的泰山，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。城区内的岱庙，始建于西汉，是古代帝王奉祀泰山神、举办祭祀大典的地方，其建筑群规模宏大，与北京故宫、山东曲阜三孔、承德避暑山庄，并称中国四大古建筑群。

常年在泰安工作的我，对泰山较为了解，经常去山下的景点游玩，爬山的次数也不少，但真正到山顶却只有一次，是我在师范学校上中师的时候。后来再一次爬山，我决定到达山顶，可步行到中天门时，天公偏不作美，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，我没有带雨具，计划也就泡汤了。泰山的美景，对我来说好像已熟视无睹了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

我来常州已有多时，有一天，从朋友圈里看到同事发送了好多泰山的照片，第一次感到那样震撼，与原来在家的感受不一样了，甚至有一种大相径庭的感觉。蓝天白云下的泰山，初夏时节的景致，树木青翠欲滴，林间繁花点点。雨后的泰山更让我感念：山间溪水淙淙，似有一双无形之手在拨动琴弦，美妙的乐曲从指尖缓缓流出；龙潭瀑布如银练一般倾泻而下，溅起的水花如烟如雾、如梦如幻；还有那些山腰被乳白色的云雾

缠绕着的峰峦，飘飘缈缈，俨然云海中的一座座仙山……泰山如此之美，我愈发思乡了。

看着这些照片，体味着想家的感觉，小时候外出求学、年轻时援疆支教的情景又历历在目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初，我小学毕业后，考取了泰安市第五中学初中部，由于离家比较远，大多数学生选择住校，每周回家一次。那时我们年龄都在12岁左右，在校一住就是5天半，感觉时间比较长，很想家。最初，学校为照顾我们这些刚刚入校的寄宿新生，允许每周三下午可以回家一次，周四早上赶到学校继续上课，这样持续了1个月后，大家熟悉了，老师就要求我们每周回家一次了。周三不能回家了，每到周三下午，大家就非常想家。特别是一到吃饭的时候，因为想家，好多女同学饭都吃不下去，有的唉声叹气，有的流泪，有的甚至嘤嘤地小声哭泣；男生呢，因为那句“男子有泪不轻弹”都强忍着，有泪就往心里流，表面上装出一副很坚强的样子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渐渐适应了这种寄宿制的学习生活了，可好多同学都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——除了学习，就是掰着手指头数日子，尤其是星期四的时候，显得特别兴奋，心想还有1天半就可以回家了。那时候，在我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：“星期一，走向深渊；星期二，路漫漫；星期三，夜茫茫……星期五，冲破黎明前的黑暗；星期六，归心似箭。”还有“过了星期三，一天快一天，过了星期五，还有一头午”等等，现在我已经记不清楚了，总之表达的就是那种想家的感觉。我家离县五中大约有十六七里地，在当时来说算是比较远

了，那时家里没有什么交通工具，路也不好走，全靠一双脚丈量。我刚入学的时候，一想家总想哭，不过都是强忍着。后来，每次周末快要到家的時候，远远就能望见家里那梧桐树下洁白的山墙，便倍感亲切，心里暖融融的，不由得加快了步伐，渴望立刻见到父母。回校后，我用一张白纸画了一幅画，画面上就是我家梧桐树下那高高的山墙和低矮的院墙。每当想家的时候，我就看画上那高高的山墙。从此，梧桐树下那堵高高的白色山墙就成了我心中的寄托，陪我度过了3年的初中生活。

后来，我考入师范学校，毕业后当了一名教师。45岁那年，我积极响应国家教育援疆的号召，于2014年8月至2015年7月，在新疆喀什岳普湖县二中支教1年。在接到省援疆指挥部和省教育厅联合下发的援疆通知后，我除了准备了一些必需的生活用品，还特意去泰山脚下的方特欢乐世界旁挖取了一点泥土，用一张纸小心翼翼地包起来，外面套上透明的食品专用袋，放在了我随身携带的行李箱里。到了新疆喀什岳普湖县之后，我就把那包泥土放在了宿舍卧室写字台的一角上。每当想家的时候，就拿过那包泥土抚弄一下，有时也会怔怔地看一会儿。有了这包家乡泥土的陪伴，我的心踏实了许多，寂寞难耐的思乡之情得到了安慰。当时我在《新疆日报》上发表的文章《家乡的一包泥土》里曾这样写道：“在我卧室的写字台上放着一包家乡的泥土，那是一包我随身携带、通过安检、坐上飞机、一路陪着我来到新疆喀什的家乡的土。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我总是透过那无色透明的食品专用袋默默对

着它看上几分钟。而后，孤寂的我，心中便有了依靠，那种依靠是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对养育自己故土的一种眷恋，一种寄托。”就是这包家乡的泥土陪伴我度过了1年的援疆支教生活。支教结束离疆返鲁时，我把那包泥土撒在了岳普湖县二中的花坛里，它成了我在新疆支教时留下的永久纪念。

我来常州已经40多天了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在朋友圈里看着有关泰山的照片，倍感亲切，恨不得立刻返回家乡，再看一下我从小到大一直生活的地方——泰山和山脚下的一片沃土。

如今我已近花甲之年，离开家乡去某个地方小住一段时间，不几天浓浓的思乡情就萦绕心头。小时候，一堵白色的山墙慰藉了我想家的煎熬；援疆时，一包家乡的泥土成了我眷念故土的寄托；现在，浏览一幅幅泰山的照片就如同进行了一次时空穿越，瞬间回到了自己可爱的家乡，满怀思乡之情的心再次得到了一丝安慰。

小时候，想家是一种朴素的情结，它好像是老天赋予我们的一种本能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伴着知识的增多和阅历的增加，想家便成了一种不忘本的情怀。离开了家乡，心中天天念着故土；离开了祖国，心中更应时时装着一幅祖国辽阔壮美的版图。